

旧雨新知 艺岭芳踪 静思偶拾 如烟往事 电视情缘

与克林顿握手

曹可凡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明星新制 艺龄考据 谢思圆拾 如烟往事 电视情缘

曹可凡 著

与克林顿握手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克林顿握手/曹可凡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08-05700-1

I. 与... II. 曹...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8004 号

责任编辑 崔美明

特约编辑 施中宪

封面装帧 甘晓培

与克林顿握手

曹可凡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88,000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700-1/G·1004

定价 30.00 元

自序

那日，偕友人前往湘西凤凰，登访黄永玉先生的“玉氏山房”。闲谈间，老人总是感叹世事无常，岁月无情。“一梦醒来，我已是八十岁的老头了！谁把我的时光偷了？让我辜负许多没有来得及做完的工作，辜负许多感情。”因此，他老人家决定开完“八十艺展”后，力戒看电视和画画两大“陋习”，专心致志地写完《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和《大胖子张老闷儿的故事》这两本未完成的小说以及一本德国游“不知道是否来得及。”说话时，老人的神情有些担忧。听完这番话，大家不免感到诧异。见我们一脸狐疑，永玉先生轻轻叹了口气：“哎，画毕竟是画，仅此而已。可文字就不同了……”后半，他没有说下去。我心里明白，他想说的是，画终究只是过眼云烟，而文字才能真正触及人的灵魂，产生惊天地、泣鬼神的震撼力。文字是永恒的，因为文字比画大。

无独有偶，吴冠中先生也是一位有文心的画家，他也清楚文字比画大。他崇拜鲁迅，甚至觉得自己精神上是他生下来的。可他偏偏是个画画的。“美术这东西从力量上讲，和文学是不一样的，它不能表达人生悲剧性的感人一面。虽然我也希望自己的画能产生摄人心魄的感染力，并且也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但多少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达到当初的那种愿望，而且恐怕永远也走不到那种愿望中去了。”这便是吴冠中的悲哀。难怪，他会偏执地认为“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难怪，他会发出“丹青负我，我负丹青”的感喟。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凡有点人文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将文字看得很重、很重，哪怕受些磨难，受些委屈，也在所不辞。“文字虽小道，却是探索内心的窗口，或庄、或谐、或如姜桂，或如芒刺、或慷慨放达、或温柔敦厚、或玲珑剔透、或平淡自然，发乎性，近乎情，丝毫勉强不得。或纯真、或夸饰、或朴实无华、或锦绣其外，败絮其中，也瞒不了明眼人。”这是柯灵，一位历经一个世纪清冷枯寂煮字生涯的文学老人，对文字最真切的解读。

大概是受诸多先贤前辈的影响，我从潜意识中有种亲近感。每当夜深人静端坐于书桌前，借着昏黄的灯光，听着笔尖与稿纸摩擦所发出的沙沙声，内心便感到无比的充实和满足。但同时，对文字也充满着敬畏，唯恐有哪怕是半点的不敬与亵渎，总是小心翼翼地用一个又一个方块字垒起思想与情感的沙丘。这本书的文章大都不长，但却传递了对身边人和事最真实的看法，表达一个电视人的文化热忱。另一方面我也希望用文字这种古老的方式与朋友们进行沟通与交流，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2005年5月26日

目 录

自序 / 1

◆ 旧雨新知

珍贵的签名本 / 2

永玉先生为我造像 / 13

紫韵 / 16

一缕馨香 / 20

这就是大师 / 23

另外一支画笔 / 26

不是蜜，却可以粘住一切

——《节庆晚会编导手册》序 / 29

心灵的问候 / 35

黑色也浪漫 / 38

“脚丫”风波 / 41

紧急救助 / 45

我看根宝 / 47

怀念真禅法师 / 50

阿罗约 vs 拉莫斯 / 53

与克林顿握手 / 57

◆ 艺岭芳踪

有绿色百页窗的棕色房屋 / 64

走近帕尔曼 / 68

月光下的太庙 / 72

大师的遗憾 / 74

穿越历史的精神对话

——昆剧与歌舞伎 / 79

孙道临与朗诵 / 83

陈逸飞——以画说话 / 86

冲破山居的宁静 / 90

阳光灿烂的日子 / 93

落叶惊残梦 / 96

让我们一起来倾听 / 99

凝重与躁动

——常青和他的油画 / 101

题照三则 / 104

◆ 静思偶拾

斋名趣谈 / 108

一间自己的屋子 / 111

相重 / 114

贺卡 / 117

口误和“眼误” / 119

吃的三要素 / 122

给脆弱的神经挠挠痒 / 125

敲打城市的键盘 / 127

过关 / 129

致《上海文学》 / 133

致中学生 / 134

每天给我多一些 / 140

用好“边角料”时间 / 142

咀嚼历史 / 144

永不言败 / 146

说话的艺术——《口语交际训练》序 / 148

阅读日记摘抄 / 151

◆ 如烟往事

爱怨琵琶记 / 158

弄堂：温暖的梦乡 / 163

母亲给我三条命 / 166

白衣人 / 169

临终的眼——致父亲 / 172

想起了母校 / 175

乐山乐水 / 179

◆ 电视情缘

寻找人生坐标上的最佳位置 / 186

感谢观众的宽容 / 190

自己的视角 / 192

哦，奥斯卡 / 195

你好，EXPO / 198

给自己亮分 / 201

封杀 / 203

摆脱尴尬——节目主持人琐谈（一） / 206

潇洒不易——节目主持人琐谈（二） / 215

走出误区——节目主持人琐谈（三） / 224

主持艺术断想 / 231

我们还能走多远 / 238



旧雨新知

JIU YU XIN ZHI



珍贵的签名本

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喜爱读书。不管什么书只要觉得有趣，一拿在手里就不肯放下，往往一口气连续读几小时也不觉得累，所以，一本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到二三天功夫就读完了。记得读小学时，我已借助词典读完了《西游记》、《水浒》等古典小说。到了中学时代，不知怎的迷上了外国小说。为了不增添家里的负担，我从仅有的几块零花钱中省一些下来去买书。就这样，得以阅读了《悲惨世界》、《少年维特之烦恼》、《傲慢与偏见》、《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文学名著。考进医科大学后，虽然学业繁重，但对文学爱好的热情丝毫未减。每天下课后，便去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翻阅各种文学书刊。有一段时间，我忽然又醉心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买了一大堆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书，玩命似地“啃”了一年多，还密密匝匝地做了一厚本读书笔记。

大量的阅读丰富了我的知识面，拓展了视野，也打下了一定的文学基础。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我竟然弃医从文，跻身于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行列。随着电视文化的日益普及，这些年，主持人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但观众在欣赏节目的同时，也带着苛刻的眼光审视着每一个主持人。有谁只要在电视上犯一个哪怕是极小的错误，明天立刻就会成为市民们的笑柄。



和施蛰存合影

节目主持人的魅力在于主持人要在镜头前镇定自若，从容不迫，以自己的热情和智慧，通过准确、简洁、生动的语言去感染每一位观众。要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就需要主持人在荧屏之外下功夫，正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因此，我常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有计划地读些文艺理论方面的书，像丹纳的《艺术的哲学》、歌德的《歌德谈话录》和朱光潜的《谈美》、《文艺心理学》等，并且还不时地写点纪实文章，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当然，我只是将自己关在屋里练练笔头而已，绝对不敢将那些肤浅稚拙的文字公诸于世，直到有一天，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前往“四步斋”，去请教散文家赵丽宏。

我和丽宏兄神交多年，他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作家朋友。丽宏给人的印象谦逊和蔼、温文尔雅，喜怒哀乐不轻易形于色，但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个极富正义感而又感情丰富的人。他崇尚真诚善良，厌恶虚伪造作，因此，丽宏兄的散文也如同他的为人那样，情真意切、清新自如，没有丝毫扭捏作态、华而不实，没有半点虚张声势、故作深沉，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如果文章中掺杂了虚假和不真实的成分，哪怕是星星点点，也会使人觉得无法忍受。”

我和丽宏都属兔，只不过，他比我大一轮，我将丽宏看作值得信赖和尊敬的兄长，他也像大哥般地关心我的生活和事业。他经常观看我主持的节目，每当看到我在节目中有出色表现时，他会与我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而一旦发现我的主持存在缺点和不足时，他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来。

有一次我在商城剧院主持一台音乐会。演出中间，有一些观众不礼貌地对上海歌手喝倒彩，场子里嘘声一片。当时，我很生气，便不假思索地对着那些捣乱的观众说：“假如你们想方便的话，请到隔壁去。”那晚，丽宏恰好也在现场，他听了这段话觉得不妥。过了几天，他给我写了封信，谈了自己真实的想法：“那些素质较低的观众是需

要引导，但作为节目主持人，用这样的方法来镇住观众未必妥当。我想，你不应该在观众中留下恃才傲物的印象。”

他还经常提醒我：“对于一个好的主持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条件，也就是上海人说的：肚皮里要有货色。否则便永远不可能成为第一流的主持人。也许偶尔一两次还可以，假如不断重复着相同的面孔和语言，伶牙俐齿地在屏幕上背诵着别人预先写好的文字，那么观众就讨厌你了。”所以，丽宏竭力撺掇我写作。

在他的鼓励下，我开始试着写些东西，慢慢地就养成了经常动笔的习惯。这样便有了《可凡专送》，《大地星河》，《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等几本小册子。可以这么说，我写的那些文章，字字句句都浸透着丽宏兄的心血，也凝聚着我们彼此间深厚的友情。

当然，丽宏赠给我的《岛人笔记》、《艺品》等十余本散文集，也成了我珍藏的首批作家签名本。

打这以后，我又对收藏签名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陆续收集到许多著名作家的签名本：如王元化的《思辨随笔》，吴祖光的《吴祖光闲文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沙叶新的《阅世戏言》……不过，在我那些签名本中，最珍贵的莫过于巴金、施蛰存和柯灵三位文学大师的签名本。

巴金先生是当代文学界泰斗。他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寒夜》等作品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长廊里的经典之作。而他晚年的力作《随想录》更是老人用血和泪交织起来的一部《现代忏悔录》。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给热爱他的读者捧出了一颗真诚的心，“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做错了？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相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把心交给读者》）他对当前充斥文坛的大话、假话、空话痛心疾首，反反复复、锲而不舍地提倡讲真话，“哪怕是给铺上了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成为真理。这样一个浅显

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人只有讲真话，才能认认真真地活下去。”（《再论说真话》）他还勇于解剖自己，揭开自己身上痛苦的伤疤，为自己在过去人生旅途中曾经有过的迷失方向、随波逐流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严厉的自责，“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纪念雷锋》）“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斗争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线，难道不就是‘落井下石’。我今天仍然为这几篇文章感到羞耻。”（《怀念非英兄》）所以说，巴金的《随想录》是“一位历尽沧桑的白发老人劫后余生，痛定思痛的诉说和自省录。”

在巴老所有的书中，《随想录》的印刷版本最多，前后出版过九种印本，而我珍藏的是第十种印本，即由华夏出版的线装本。《随想录》线装本共分五册，全书以直排、繁体字印在洁白柔软的宣纸上，猩红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巴老遒劲有力的几个大字：《巴金随想录》，整部书古朴典雅，散发着浓浓的书香。

当我得到这部书以后，便急切地想找巴老签名留念，无奈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很少外出，一直无缘相见。巴金先生的家离我家不远，为此，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晚饭后傻兮兮地独自一人在巴老居住的武康路上来回溜达，期待着哪一天能与这位我心仪已久的文学老人不期而遇。后来，电视台的一位同事知道我的心愿，主动提出帮我这个忙。他趁陪巴老赴杭州疗养时，请巴老在书的扉页上题写：“曹可凡同志：巴金。九四年四月。”

虽然，直到今天，我依然为没能和巴老见上一面感到遗憾，但转念又想，能和这位文学大师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呼吸同样清新的空气，这本身已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了。

和巴金先生一样，九十二岁高龄的施蛰存先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领风骚的大作家、大学者。施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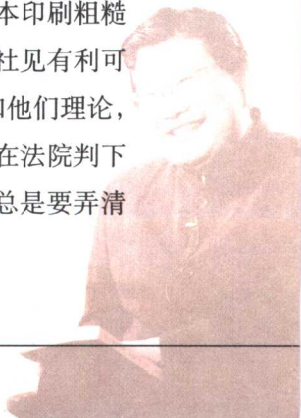
经有个生动的比喻，说他一生开了四扇窗：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为古典文学研究，西窗为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为金石碑帖之学。可想而知，他在这四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我最初知道施蛰存先生的大名，是因为读了他的散文《画师洪野》，文章以朴素自然、淡练隽永的笔调，生动描述了一个有真才实学，但经历坎坷，并不十分出名的普通画师洪野先生。尤其文章结尾处“在活着的时候，也未必有人注意他，则死了之后，亦不会再长久地纪念他”那段话凄楚苍凉，耐人寻味，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永久的记忆。

我第一次去北山楼拜访施公，是和相声演员牛群夫妇一块儿去的。牛群精于摄影，他计划拍摄一组文化名人肖像系列，于是，便想到了施先生。

施先生的家坐落在西区一条幽静的马路。当我们步入老人并不宽敞的书房时，发现身着浅蓝色条纹睡衣的施先生正拿着放大镜，津津有味地读着英文版《民间文学》。看见我们进门，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并让家人给我们沏茶。老人虽年过九旬，但仍然思维敏捷，声音洪亮。他一边不断调整助听器的方位，一边大声说道：“老了，耳朵不行，不中用啦！”说着，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老人的平易近人顿时消除了我们初次见面的拘束感。

随后，老人眯缝起眼睛，注视着牛群，良久，才幽幽地说：“依说的相声蛮有趣的，相声的魅力就在于针砭时弊，现在社会上丑恶的事，相声创作的素材俯拾皆是，你看，”老人顺手拿起一本印刷粗糙的书：“有人居然一字不差地抄袭我的《唐诗百话》，出版社见有利可图，就不分青红皂白，堂而皇之地予以出版，我写信去和他们理论，他们也不理不睬。既没办法，我只好求助于法律手段，现在法院判下来了，他们输了，赔偿二百多元，虽说钱不算多，但是非总是要弄清楚的，哪能可以瞎来来呢！”



谈话间，牛群拍下了老人一个又一个动人的瞬间。

聊了大约二十来分钟，我拿出《施蛰存七十年文选》请他签名。他笑着说：“这些文字都快老掉牙了，你们年轻人倒还喜欢，不可思议。”老人用颤巍巍的手在扉页上签名钤印后，忽然起身，走到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到我跟前，“既然你爱读我的书，我就再送依一本。”定睛一看，原来是施公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沙上的足迹》，我真是喜出望外，不知说什么好。就连一旁的牛群夫妇也大为感叹：“可凡老弟今几个可是满载而归啊！”

在当今众多散文大家中，柯灵先生的散文是独树一帜的，他的散文文字凝炼，思想深邃，意境开阔，字里行间处处透出老人对生活的热爱。如他在散文集《磨墨人》序文中写道：“文字生涯，冷暖自知，休咎得失，际遇万千。象牙塔，十字街，轻云路，地狱门，相隔一层纸。我最向往这样的境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清湛似水，不动如山，什么疾风骤雨，嬉笑怒骂，桂冠菜衙，倒处之泰然。”寥寥数十字，生动传神地表达了他这个磨墨人认真做人认真作文的高尚品格。

我和柯灵先生相识纯属偶然。1993年底，上海远东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散文集《可凡专送》，责任编辑建议是否请一位文化老人为该书题签。当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柯灵先生。于是，我贸然敲开了柯老的房门。

86岁高龄的柯灵先生在悬有“读书心细丝抽茧，炼句功深石补天”的古朴对联的客厅里接待了我。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没有丝毫推辞，欣然挥毫为我题写了书名。在交谈中，柯灵先生反复强调主持人要“力戒脂粉气，多一些书卷气。”他还说“电视主持人和作家一样要能够耐得住寂寞，要甘于坐冷板凳，但有一种寂寞是可怕的，那就是观众、读者冷落你，不再需要你。”临别时，他送了本签过名的《柯灵六十年文选》给我，留作纪念。

在我收藏的有限的签名本中，除了作家的签名本，其中还值得一



和柯灵夫妇合影

提的是陈香梅的《留云借月》和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

陈香梅是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国际知名人士。她早年和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的婚姻曾经轰动一时。但是不幸的是婚后十年，陈纳德将军便溘然长逝，但陈香梅并没有被厄运所吓倒。她忍着巨大的悲痛，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只身赴美，单枪匹马在华盛顿闯荡，建立功业，为华人开启美国政坛之门殚精竭虑；她穿梭往来于海峡两岸，为两岸同胞早日团聚奔走辛劳；她与各国政要好友，分享他们意气风发的欢悦，而当他们衰败没落时送去无尽的关爱和慰藉。

我是1993年春天在上海与香梅女士相识的，承蒙她厚爱，送我一本印刷精美的《留云借月——陈香梅回忆录》。两年后，我访问华盛顿，应邀前往她的办公室作客。那次会面，我们进行了长时间愉快的交谈，或忆往事，或聊艺术，或谈人生，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不过，在我印象中，她谈得最多的还是如何看待人生旅途中的成功和失败。

她说：“做人首先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其次要有足够的忍耐力，这样才能跟人家竞争。成功就要将自己的能力、智慧、爱心和奉献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尽管这不太容易。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的世界，每个人都面临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女人，就连男人也要经受命运的考验。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了，我走的这条路也很不容易，历经艰难困苦，饱尝甜酸苦辣，但是我遇到不愉快的事自己吞下去就算了，高兴的事则与他人共享。我非常欣赏林则徐的那两句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就是说：一要心胸开阔，二是只有经历挫折，才能看到自己工作的错。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是多做少说，这样可以不招致别人的嫉妒。在西方社会，要求生存，有成就，就不要惹别人妒忌。这样就应该少宣传，做人还是淡泊一点好。我在白宫先后与八任总统有过交往，看得很多。每位总统刚入主白宫时高朋满座，热闹非凡，而卸任时门可罗雀，形影相吊。每一任总统

无一不是黯然神伤地离开这权力的宝座。因此做人要看穿一点，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休息时就和朋友们一起唱唱歌，跳跳舞，自己也觉得很快活。”

我事先得知香梅女士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擅诗文，富收藏，空余时间喜欢把玩石头印章之类的东西，我便请上海一位年轻印家治了两方印章作为礼物送给她，她则挥笔书写了林则徐两句格言：“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作为回赠。

相对香梅女士的《留云借月》而言，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更显得弥足珍贵。

1997年春天的明月之夜，北京音乐厅再次回响起一位世纪老人的亲切的名字。音乐厅舞台中央悬挂着小平的巨幅彩色照片，姹紫嫣红的鲜花，映衬着老人慈祥的笑脸。一台激动人心的“在大海中永生——献给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音乐朗诵会正在这里拉开帷幕，一篇篇深情的诗文寄托着九州儿女的思念，一支支动人的歌曲传唱着伟人的业绩。

在这台音乐朗诵会上，孙道临、秦怡，以及袁鸣和我朗诵了桂兴华的长诗《邓小平之歌》。为了圆满出色地完成这次演出任务，我们提前一周晋京参加排练，有着高超朗诵技巧和丰富朗诵经验的道临先生当仁不让地担任起导演工作。他告诉我们，朗诵者要使表达的思想飞进听众的心灵深处，就必须借助情感这有力的“翅膀”，而获得这种炽热的情感就必须在朗诵创作的过程中，自始至终融入真挚的感受。因此，他建议我们读一读毛毛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

《我的父亲邓小平》是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即毛毛）花费整整三个春秋，倾全部心血写成的有关其父亲前半生的一部传记。邓榕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她承受过旁人无法体会的苦难和不幸，同时也亲身经历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时刻。“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在我身边走过，那么多的历史事件在我周围发生”，这

